/涧尾闲话/

赵跟喜

诗人，中古史碑志文献工作者，喜散文随笔。读者君子，愿聆教诲。

拍闲话

拍闲话，是乡下人的口头语，义同唠嗑。

村口街头，麦场地边，牲口棚里，闲话说哪儿算哪儿，无头无尾。人呢，或说或听，聚散无定。

老家是豫西古镇，民风淳厚，又是古来两京之间的官道，村里人闻识多，拍起闲话来，多的是前朝旧事、小镇沧桑。我的童年是听着大人拍闲话度过的，那些支离破碎的人物情节，像一粒神秘的种子，随着年龄增长，在记忆里不断生长蔓延，以至终生不忘，受益匪浅。

古镇名阙门，我家在东后街，街道不宽，向东不远是寨墙，寨墙外就是南涧河，涧河水常年哗哗响。街东头有一片场地，原来有房舍，不知何年塌了。打我记事起，这里就是拍闲话的地方。

街南住着一位姓郭的老先儿，常和几个老头在门口的石头上打牌，牌是那种窄长条的纸片。郭老先儿揭牌很怪，先用右手食指抹一下嘴唇，然后在纸牌上轻轻一点，纸牌就沾起来了。老头们打牌，我们就围着看，见郭老先儿用手指沾牌，感到好奇，就偷着模仿，却咋也沾不起来，后来才知道，人老了，唾沫很黏，我们小孩子家，口水稀寡，自然沾不起纸牌。

看老人打牌，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喜欢听他们拍闲话、说古。他们说早先镇上西后街侯家和东后街韩家当家的是换帖弟兄，双方面合心不合，都想压倒对方。有一年过年，韩东家喉咙生疮，侯东家去韩家府上看望，落座后，侯东家说：“兄弟，我看看喉咙咋样？”韩东家刚一张口，侯东家抬手一枪打到他的喉咙里。韩家护院家丁一听枪响便跑上二楼，只听侯东家站在楼门口大喊一声：“兄弟们不用慌，愿意跟我吃饭的留下，不愿意的请自便！”有几个人翻墙跑了，剩下的都跟了侯东家。

韩家的院子不大，临街两层小楼，一层外墙全是青石，没有窗户，二层留有小窗。我小时候每天从韩家楼阁外经过，总忍不住抬头看那黑黝黝的窗口。和韩家的后人一起玩耍时，我总会想象侯东家手提冒烟的毛瑟枪，站在楼门口吆喝的样子。又想起韩东家也是镇上一个没人敢惹的霸主，咋说死就死了。

街西头是凤凰寨，寨下是一丁字路口，这里也是拍闲话的场地。夏日黄昏，男人们喜欢端着饭碗，蹲在空地上吃饭，吃罢饭把碗搁在地上，散坐一片，边凉快边拍闲话，说这寨子是凤凰头，伸到古镇中间，清末修铁路，从凤凰脖子处通过，破了风脉，断了财路。

又说蒋冯阎中原大战，丢下一颗炮弹在寨顶上，几年后一个春节，镇上一群十几岁的学生想弄火药，骑在炮弹上砸炮眼，结果炮弹爆炸了，十二个孩子一个不剩，全崩死了。只有一个孩子年龄太小，趴在寨墙边偷看，脸上崩掉一块肉，拣了一条命。我的一个叔叔当年十一岁，就是死者之一。

当年，人们还为这群惨死的学生立了一通碑，竖在镇子的小北门外路边，后来修路，碑不知埋到哪儿去了。我小时候上学，常碰见一个脸上少了一块肌肉的人，大人们拍闲话时说，他就是那次在炮弹下捡了一条命的人。

对老家的印象，大多是小时候从闲话中听来的，这些闲话使我看见了过去和远方，知道了不少书本上没有的东西，关于村庄，关于农事，关于河流，老几代人的逸闻趣事。闲话不闲，让我深切认知了家乡的土地、父老乡亲，更丰富了我对家乡难言的爱意。

/草木物语/

李群娟

笔名浅蓝，高中语文教师，迷恋汉字之美，对人间万物充满深情。

坚强的南瓜

超市里有一种扁圆的小南瓜，外皮墨绿，内瓤金黄，很坚硬，剁块煮汤堪比肉香。这是我最近的发现。

南瓜，原产地墨西哥，至今已有九千年的栽培史。哥伦布将其带至世界各地。初期，中国人误以为南瓜来自日本，故称之为“倭瓜”；日本人则以为南瓜来自中国，故名之为“唐茄子”。有人不知“倭”的写法，便写作“窝瓜”。

老洛阳人见一个人懦弱、退缩，会说“你真倭瓜”“倭瓜死了”！称胆小怕事的人为“倭瓜菜”“倭瓜包”。大约是因为南瓜做菜，一煮稀软，筷子操不起来，令人想到扶不上墙的窝囊废。

从小吃的本地倭瓜，多是长把儿、圆腹的，像弯了的棒槌。长把儿倭瓜口感清脆适宜做菜，扁圆形的口感绵甜适宜蒸煮，但这种倭瓜种的少。

从前，倭瓜是农家秋冬的主要菜品，炒着吃，适合以蒜瓣、花椒和干辣椒炝锅，加点儿豆瓣酱，更有滋味。母亲用小嫩倭瓜切成丝烙菜馍，卷了蘸醋汁吃。有时也切成丁，包成菜包子，我趁热能一口气吃两三个。

南瓜花，小时候我用它来喂蝈蝈，酿南瓜花则是一道巴黎名菜。将扁南瓜切下一头当盖子，挖空装馅儿做成的南瓜盅，也是宴席上一道名菜。

父亲小时候家里穷，小学升初中，祖母为他蒸几片倭瓜当早饭，他吃完去乡里考试，一考便中。母亲家境好些，外婆起五更为她烙葱花油馍，她却落榜了。多年后，每次提及此事，母亲便被父亲取笑。

有一首老歌唱：“红米饭那个南瓜汤哟咳罗咳。”当年，红军就是吃着这样粗糙的饭菜干革命的。饥荒时，南瓜是老百姓的救命菜。富裕时，它又是非常好的养生菜。南瓜不仅富含氨基酸、维生素和矿物质，还能防癌、降血糖、排毒等。

年少时鲜衣美食，图的是快意人生。到了中年，生死忧患见过，心气也弱了，开始知道爱惜身体。年少时当它是粗贱的菜品。而今，也开始做瑜伽，徒步锻炼，傍晚煮玉米南瓜粥喝。

一粒小小的种子，不拘坡头墙边，无论贫瘠肥沃，只要点在土里，就能生根发芽，牵出粗壮的藤蔓，长出阔大的叶片，开出艳黄的花朵，最后结出巨大的果实。我真服了基因的力量，也为天地的赐予、造物的神奇所感动。

南瓜也是极富审美的瓜，色泽丰富，黄、橙、褐、绿，结着紫霜，如大大小小的灯笼，十分悦目。

美国一所大学曾做过一个实验。实验人员用很多铁圈将一个小南瓜整个箍住，以观察南瓜逐渐长大时，对这个铁圈产生的压力有多大。

第一个月，南瓜承受了500磅的压力；第二个月，承受了1500磅的压力。当它承受到2000磅的压力时，研究人员加固了铁圈，以免被撑开。最后，当整个南瓜承受了超过5000磅（相当于4535斤）的压力时，瓜皮才破裂。

实验人员打开南瓜，发现已无法食用，瓜肉全变成了层层坚韧、牢固的纤维。为了吸收充足的养分，突破限制生长的铁圈，南瓜整个根系变得前所未有的庞大，全方位地往不同方向掘进、伸展，直到控制了整个花园的土壤等资源。

壮哉！南瓜。

/村夫野语/

汪天钊

一介村夫，四处漂泊，在洛生根发芽。岁月蹉跎，幸有文字温暖我、点亮我。

一个人的河流

如果一次是偶然，两次是萍水相逢，那么三次，是不是就算注定？

十几年前，我开始了打工生涯，跟着一个修高速公路的施工队干活，工地在郏县，修建郑尧高速。

路基是用砂砾石填筑的，砂砾石来自汝河。不太忙的时候，我会坐上送料的运输车去汝河。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较大的河流。汽车驶入河滩，一下子就渺小了许多，对岸影影绰绰。只要一下雨，工地就停工，涨水的汝河浊浪滔滔。

八年后，我来到汝州工地，修建汝登高速。施工队就住在河滩地里。那一年发了大水，河水漫到屋后，夜里大家都不敢睡觉，密切观察情况，做好了随时撤离的准备。

这次傍汝河而居，一晃又是两年。

夏天，工友们都去河里洗澡，健康的体魄绽放在天地间。大家洗去炎热和疲惫，枕着凉爽酣然入梦。我好多年没有在野外洗澡了，这么一洗，犹如重生，我打扑通、扎猛子、仰面朝天、直立踩水，把少年时练就的技能表演了个遍。工友们都十分诧异，没想到平时如羔羊般温驯的我，在水里竟成了一条自由自在的蛟龙。

在汝河边，我认识了许多鸟，野鸭子、水鸡、白鹭……它们游泳、散步、晒太阳、飞翔、盘旋、发呆，和人若即若离。人们走到河滩深处，人和鸟共同描绘出一幅宁静、生动的自然风景画。

水鸡仿佛水上的精灵，拳头一般大小，体态轻盈，速度快起来时，如同箭头，一头扎进水里便没了踪影。水鸡在水面上飞行的场面非常精彩，扑棱棱一溜浪花，比打水漂更密集、更曼妙。冬天，其他的鸟都不见了，唯有水鸡还在，只要水不结冰，再冷的天都无法阻止它们的浪漫和任性。我总想靠近它们看个仔细，却一次也未能得逞。

汝河教我学会了欣赏，也学会了淘宝。想在这儿找到一块雨花石、鸡血石、金钱石、牡丹石、荷花石、黄蜡石、红梅石一点儿也不难，只要你有心。

很多石头奇异得让人根本无法想象。遇到一个爱不释手，再遇到一个更好，结果是丢了西瓜，捡了芝麻。石头不好带，我捡的都是能攥在手里的小家碧玉。有个工友自己有车，淘的石头较大，每次回家都拉好多石头。我发现了很多却带不走，既心疼又遗憾。

时隔四年，我又来到汝阳工地，这次是将河滩地改造成水田。再一次傍汝河而居，感觉此行仿佛就是为了和汝河重逢。

大部分空闲时间，我都在河边散步，有几次，我顺着河滩一直走了一晌，归来时余晖正渐渐隐退。河滩上没有路，断续、迂回，石头在脚底滑动；杂草丛生，裤腿上挂了很多苍耳子、“热沾黏”及各种不知名的草叶、草籽。

水流一会儿安静，一会儿销声匿迹，一会儿又喧哗起来……我倾听水流漫过长长石滩的声音，既清扬又浑厚，简单却不单调，不舍昼夜却不显得重复，感觉世间所有的声音，都抵不过水流的声音。

■ 百姓一线通：66778866（新闻报料、报纸预订、投诉建议、业务咨询、便民服务） ■ 订阅处：本报发行站 ■ 上期本报 20:00开印 4:50印完
■ 印刷：洛阳市报业印刷有限责任公司（定鼎南路22号）电话：63232710 ■ 广告经营许可证：4103004000001号 ■ 全年定价：228元 单月定价：19元 零售价：1.00元